



88

双语
译林

壹力文库 157

THE CANTERVILLE GHOST:
OSCAR WILDE'S SHORT STORIES

坎特维尔的幽灵
——奥斯卡·王尔德短篇小说选

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奥斯卡·王尔德

[英国] 奥斯卡·王尔德 著 青 闰 译

Oscar Wilde

双语译林
壹力文库

157

〔英国〕奥斯卡·王尔德 著
青 译

坎特维尔的幽灵

——奥斯卡·王尔德短篇小说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坎特维尔的幽灵：奥斯卡·王尔德短篇小说选：中英对照 / (英) 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 著；青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1

(双语译林·壹力文库)

ISBN 978-7-5447-7141-2

I. ①坎… II. ①奥… ②青…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1228 号

坎特维尔的幽灵——奥斯卡·王尔德短篇小说选
[英国] 奥斯卡·王尔德 / 著 青 闰 / 译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李 昕
装帧设计 **Metiv** 灵动视线
校 对 赵丽娟
责任印制 贺 伟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10-85376701
排 版 **Metiv** 灵动视线
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9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141-2
定 价 36.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010-85376178

目 录

没有秘密的斯芬克斯·····	1
模范百万富翁·····	9
亚瑟·萨维尔勋爵之罪·····	17
坎特维尔的幽灵·····	58
W.H. 先生的画像 ·····	92

没有秘密的斯芬克斯^①

——一幅蚀刻版画

一天下午，我正坐在和平咖啡馆外面，望着巴黎生活的光鲜与寒酸，一边喝着苦艾酒，一边对从我面前经过的这幅荣华与贫困交织的图景感到惊奇，这时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转过身，看到是默奇森勋爵。将近十年前，我们在一起上过大学。从那以来，我们没有见过面，所以我很高兴跟他再次相逢，我们热情握手。在牛津，我们曾经是要好的朋友。我当时非常喜欢他，他是那么潇洒漂亮、意气风发，那么值得尊敬。过去我们经常说，他要不是总说真话，就会是最出色的伙伴，但我觉得我们实际上格外佩服他的坦率。我发现他改变了好多。他一副焦虑困惑的样子，似乎对某件事儿疑神疑鬼。我觉得这不可能是现代的多疑癖，因为默奇森是最坚定的保守党人，对参

^① 斯芬克斯，在古希腊神话中是一个爱讲谜语的狮身女怪，说不出谜底的人就会被她吃掉。后来俄狄浦斯给出了正确答案，斯芬克斯跳崖而死（一说为俄狄浦斯所杀）。

议院的信仰就像对《摩西五经》^①的信仰一样坚定。于是，我得出了结论，其原因在于一个女人，就问他结没结婚。

“我对女人还不够了解。”他答道。

“我亲爱的杰拉德，”我说，“女人是要被爱的，而不是要被了解的。”

“如果不能信任，我就没法去爱。”他答道。

“杰拉德，我相信你在生活中有一个秘密，”我大声说道，“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我们坐车去兜风吧，”他回答说，“这里太挤了。不，不是黄车，其他任何颜色都可以——瞧，那辆深绿色的就行。”不一会儿，我们顺着林荫大道朝马德琳教堂方向一路驶去。

“我们要到哪里去？”我问。

“噢，你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他回答道，“去布洛涅森林^②的餐厅。我们去那里吃饭，你要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

“我想先听听你的情况，”我说，“把你的秘密告诉我。”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带有小银扣钩的摩洛哥羊皮盒子递给我。我打开盒子，里面有一张女人的照片。细高的身材，迷蒙的大眼，松散的头发，有一种奇异之美。她看上去仿佛有一双通灵般的眼睛，身上裹着昂贵的皮衣。

“你觉得那张脸怎么样？”他问，“它看上去坦诚吗？”

① 《摩西五经》、《希伯来圣经》最初的五部经典——《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是犹太教经典中最重要的部分，同时也是公元前六世纪以前唯一的希伯来法律汇编，曾作为犹太国的国家法律规范。

② 布洛涅森林 (Le bois de Boulogne)，巴黎城西边的一片森林，跟巴黎东南的宛赛纳森林 (Le bois de Vincennes) 一起被视为巴黎吸收氧气的两扇“肺叶”。

我仔细观察。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藏有秘密的人的脸，但那个秘密是好是坏，我却说不上来。它的美是一种由许多秘密塑造成的美——实际上，那种美是心理上的美，而不是造型上的美——嘴唇刚好浮起的淡淡微笑过于微妙，称不上真正的甜美。

“好吧，”他不耐烦地嚷道，“你以为如何？”

“她是身穿黑貂皮的乔孔达^①，”我回答说，“告诉我有关她的所有情况。”

“不是现在，”他说，“晚饭后吧。”随后他就开始谈论其他事情。

当侍者给我们送来了咖啡和香烟的时候，我提醒杰拉德记住自己的诺言。他从座位上站起身，在房间里走了两三个来回，然后一屁股坐进扶手椅，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一天傍晚，”他说，“五点钟左右，我正沿着邦德街散步。当时，马车堵得要死，交通几乎瘫痪。靠近人行道停着一辆黄色小马车。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它吸引了我的注意。当我经过那里的时候，那张脸正从里往外看，就是今天下午我让你看的那张脸。它立刻就迷住了我。整个晚上，还有第二天整整一天，我都在不停地想着它。我徘徊在那条拥挤不堪的街上，

^① 乔孔达，十六世纪艺术史家瓦萨里提出蒙娜丽莎是佛罗伦萨富商乔孔达的妻子，但这个观点没有引起人们太多兴趣。直到二〇〇五年，德国海德堡大学手稿研究专家阿明·施莱希特博士在图书馆找到了一本一五〇三年的古书。该书主人是达·芬奇的好友奥古斯蒂诺·韦斯普奇。韦斯普奇在书的空白处写道：“莱昂纳多·达·芬奇正在创作三幅画，其中一幅是格拉迪尼的画像——韦斯普奇。”这和十六世纪瓦萨里的说法不谋而合。他说的“富商乔孔达的妻子”就叫格拉迪尼，全名是丽莎·格拉迪尼·乔孔达。

窥视着每一辆马车，等待着那辆黄色马车。可是，我找不到我的陌生美人^①。最后，我渐渐地觉得她只是一场梦。大约一个星期后，我要跟德·拉斯提尔夫人共进晚餐。晚餐定于八点钟。但到了八点半，我们还在客厅里等待着。最后，仆人猛地打开了门，宣布阿尔罗伊夫人驾到。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女人。她慢悠悠地走了进来，看上去犹如一道镶着灰色花边的月光，而且，让我欢天喜地的是，她请我带她进去吃饭。我们坐下来之后，我十分直率地说道：‘我想，不久前，我在邦德街瞥见过你，阿尔罗伊夫人。’她脸色煞白，用很低的声音对我说：‘请不要这么大声说话，也许会让别人听到。’我对自己开了个差劲的头而感觉糟糕，接着就自顾自地谈起了法国戏剧这个话题。她说话很少，总是以相同的低沉悦耳的声音说话，好像她是怕有人在听似的。我热烈而又愚蠢地堕入了情网，包围着她的神秘莫名的气氛引起了我最强烈的好奇心。晚饭后不久，当她要离开的时候，我问她，我可不可以去拜访她。她犹豫了一会儿，环顾四周，看有没有人在我们周围，然后说道：‘可以，明天四点四十五分。’我恳求德·拉斯提尔夫人告诉我有关她的情况，但我所能了解到的一切就是，她是一位寡妇，在公园路有一座漂亮的房子。某个无聊的家伙开始从科学的角度就寡妇这个话题发表一番长篇大论，举例论证婚姻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于是我就告辞回家去了。

“第二天，我准时到达了公园路，但管家告诉我说，阿尔罗伊夫人刚刚出去了。我闷闷不乐，百思不解，去了俱乐部，经

① 原文为法语：ma belle inconnue。

过一番考虑后给她写了一封信，询问我可不可以获准改天下午去试试运气。我好几天没有得到回复，但最后收到了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她星期天下午四点钟会在家里，还有一段奇怪的附言，‘请不要再往这里给我写信。我见到你的时候会解释的。’星期天，她接待了我，真是千娇百媚。而当我要离开的时候，她恳求我说，如果我有机会再次给她写信，就要‘由格林大街惠特克图书馆诺克斯太太转交’。‘我不能在自己的房子里收信是有原因的。’她说。

“那一季，我见了她很多次，而神秘的气氛从来没有离开过她。有时候，我觉得她是在某个人的控制下，但看上去她是那样难以接近，我无法确定。这真是很难让我下任何结论，因为她就像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一种奇异水晶，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最终，我决定娶她做我的妻子：她对我的所有拜访和寄给她的几封信都一直保密，这些我都厌倦透了。我往她给的图书馆地址给她写信，问她下星期一晚上六点钟能不能见我。她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开心极了。我对她心醉神迷：尽管她很神秘，但我当时还是想——离明了一切的那天不远了。不，我爱的是这个女人本身。她有一个秘密困扰着我，使我发疯。为什么碰巧要让我撞上呢？”

“这么说，是你发现了那个秘密？”我嚷道。

“恐怕是这样，”他回答说，“你可以自己判断。”

“星期一的时候，我跟我叔叔一起吃午饭，之后四点钟左右走到马里波恩路。你知道，我叔叔住在摄政公园。我想要去皮卡迪利大街，就穿过许多破旧的小街走了捷径。突然，我看到阿尔罗伊夫人出现在我面前，只见她戴着厚厚的面纱，走得很

快。到达大街上的最后一座房子的时候，她走上台阶，掏出一把弹簧锁钥匙，自己走了进去。‘秘密就在这里。’我自言自语，匆匆往前，仔细察看了房子。这好像是一个出租房间的地方。门前的台阶上躺着她掉落的手帕。我把它捡起来，装进了口袋，随后开始考虑我应该做什么。我最后得出结论，我没有权利暗自监视她，就乘车去了俱乐部。到了六点钟，我去看望她。只见她躺在沙发上，身穿银色薄纱茶礼服，上面装饰着她喜欢的奇异月光石。她十分可爱。‘我很高兴见到你，’她说，‘我一整天都没出门。’我惊讶地盯着她，从口袋里掏出那块手帕，递给她。‘阿尔罗伊夫人，你今天下午把这个掉在了卡姆纳街上。’我平心静气地说。她恐惧地望着我，但没有接手帕。‘你当时在那里干什么？’我问。‘你有什么权利盘问我？’她反问道。‘是一个爱你的人的权利，’我回答说，‘我到这里是来请你做我的妻子的。’她把脸埋在双手里，泪如泉涌。‘你一定要告诉我。’我继续说道。她站起来，直视着我的脸，说道：‘默奇森勋爵，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你去会见某个人，’我嚷道，‘这就是你的秘密。’她脸色白得可怕，说道：‘我没有去会见任何人。’——‘难道你不能说实话吗？’我大声嚷道。‘我说的就是实话。’她答道。我发疯发狂，不知道当时说了什么，但我对她说了糟糕的话。最后，我冲出了那个房子。第二天，她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没有拆开就把信寄了回去，然后跟艾伦·科尔维尔启程前往挪威。一个月后，我返回巴黎，在《晨邮报》上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阿尔罗伊夫人的死讯。她在歌剧院受寒，五天后死于肺部充血。我把自己关起来，谁也不见。我曾经是如此爱她，我曾经那样疯狂地爱她。天哪！我曾经多么爱那个

女人啊！”

“你后来又去那条街的房子了吗？”我问。

“去了。”他回答。

“有一天，我去了卡姆纳街。我没办法不去，疑问折磨着我。我敲了敲门，一位模样可敬的女士给我打开了门。我问她有没有房间出租。‘噢，先生，’她回答说，‘客厅应该可以出租。可是，我三个月都没有看到那位太太了，这房间都还欠着租金，不过你可以租。’——‘是这位太太吗？’我拿出照片说。‘毫无疑问，就是她，’她大声说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先生？’‘这位太太死了。’我回答。‘噢，先生，真遗憾！’那个女人说，‘她是我最好的房客。她每星期付给我三几尼^①，只是不时地在我的客厅里坐坐。’——‘她在这里见过什么人吗？’我问道。可是，那个女人向我保证说情况不是这样，她总是独自前来，没有见过什么人。‘她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呢？’我嚷道。‘先生，她只是坐在客厅里，看看书，有时喝喝茶。’那个女人回答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给了她一金镑^②就走了。现在，你认为这一切是什么意思？你难道不相信那个女人当时说的是真话吗？”

“我相信。”

“这么说，阿尔罗伊夫人为什么去那里？”

“我亲爱的杰拉德，”我回答说，“阿尔罗伊夫人只是一个热衷于营造神秘感的女人。她租这些房间，是为了戴着面纱来这里，想象自己是一个女主角。她对于神秘感无比狂热，但她自

① 1 几尼 = 1.05 英镑 = 21 先令，最初是用几内亚的黄金铸造的，因此得名。

② 金镑，英国等国本位货币“镑”的别称。

己不过是一个没有秘密的斯芬克斯。”

“你真这样想吗？”

“这一点我可以肯定。”我答道。

他掏出摩洛哥羊皮盒子，打开来，看着那张照片。“是这样吗？”他最后说道。

模范百万富翁

——一个惊叹号

一个人除非是富人，否则即便是一个迷人的家伙也白搭。浪漫是富人的特权，而不是穷人的行当。穷人应该务实平凡。收入稳定，胜过富有魅力。这些都是现代生活的伟大真理，休伊·厄斯金却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些。可怜的休伊！从理智上来说，我们必须承认，他无足轻重。他一辈子从来没有说过生花妙语，也没有对谁恶语相向过。不过，他一头鬃曲的褐色头发、轮廓鲜明的五官和灰色的眼睛格外好看。他跟男人们在一起时像跟女人们在一起时一样受欢迎，除了赚钱，他样样在行。他的父亲留给了他一把马刀和一套十五卷的《半岛战争史》。休伊将马刀挂在穿衣镜上，把《半岛战争史》放在《拉夫指南》和《贝利杂志》之间的架子上，靠一位老姑妈给他的两百英镑年金生活。他什么工作都尝试过了。他曾经在证券交易所买卖过六个月股票。但是，一只蝴蝶在牛市和熊市之间能做什么

呢？他当茶叶商的时间稍长些，但很快就厌倦了白毫茶^①和小种茶^②。之后，他曾试图出售干雪利酒，那酒却也不合人口味，味道有些太淡了。最终，他一事无成，成了一个讨人喜欢、没有出息的年轻人，模样精致，一无所有。

更糟糕的是，他还在谈情说爱。他爱的女孩劳拉·默顿是一位退休上校的女儿。上校在印度失去了绝好的脾气和胃口，从此再没找回来过。劳拉爱慕他，而他也情愿去吻她的鞋带。他们是伦敦最漂亮的情侣，却身无分文。上校非常喜欢休伊，但拒绝考虑任何订婚之事。

“我的孩子，当你有一万英镑的时候，再来找我，我们再考虑这件事。”他常常这么说。那些日子休伊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不得不去找劳拉寻求安慰。

一天早上，在前往默顿家所在的荷兰公园的途中，他顺便走访了自己的好友艾伦·特雷弗。特雷弗是一位画家。实际上，如今的人们不是画家的寥寥无几。不过，他也是一位艺术家，艺术家则相当罕见。他本人是一个奇怪粗暴的家伙，一脸雀斑，红髯蓬乱。然而，当拿起画笔的时候，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师，他的画作受到人们的热烈追捧。一开始，他就十分喜欢休伊，我们必须承认这完全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画家唯一应

① 白毫茶，原名白毛茶，因其叶背长满白毫而得名，主产于广西百色凌云县四季云雾缭绕的岑王老山、青龙山一带。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凌云白毫茶以色翠、毫多、香醇、味浓、耐泡五大特色成为中国名茶中的新秀。

② 小种茶，小种红茶是福建省的特产，有正山小种和外山小种之分，正山小种产于政和或乡桐木关一带，也称桐木关小种或星村小种。坦洋、北岭、屏南、古田等地所产的仿照正山品质的小种红茶，质地较差，统称外山小种或人工小种。

该认识的人，”他常说，“是愚蠢而又美丽的人，是看起来赏心悦目，谈起天来蠢笨无聊的人。花花公子和漂亮女人统治世界，至少他们应该这样做。”不过，渐渐地熟悉休伊之后，他也喜欢上了对方愉快活跃的性情和大方率真的本性，并允许他自由进出自己的画室。

休伊进来的时候，发现特雷弗正在给一幅乞丐肖像画画最后几笔。乞丐本人站在画室角落的一个高台上。这是一个干瘪的老头，脸像皱羊皮纸似的，一副可怜巴巴的表情，肩上搭着一件质地粗劣、破烂不堪的棕色外衣，厚靴子补丁擦补丁，一只手拄着一根粗糙的拐杖，另一只手伸出破帽子来请求施舍。

“一位令人震惊的模特！”休伊一边跟朋友握手，一边低声说道。

“令人震惊的模特？”特雷弗扯着嗓子嚷道，“我想的确如此！他这样的乞丐不是每天都会遇到的。一次意外的收获，亲爱的，^①一幅活生生的媲美委拉斯开兹^②的画！我的天哪！要是让伦勃朗来画他，他一定会做出一幅蚀刻版画！”

“可怜的老头儿！”休伊说，“看上去他是多么痛苦！不过，我想，对你们画家来说，他的脸所呈现的正是他的生活？”

“当然了，”特雷弗回答说，“你不可能指望一个乞丐面露喜色，对不对？”

“当一个模特让人画能挣多少钱？”休伊在一张舒服的长沙发上坐下来问道。

① 原文为法语：trouvaille, mon cher.

② 委拉斯开兹（1599—1660），全名迭戈·罗德里格斯·德席尔瓦-委拉斯开兹，是文艺复兴后期西班牙最伟大的画家，对后来的画家影响深远。

“一个小时一先令。”

“那你的画挣多少钱，艾伦？”

“噢，这个我挣两千！”

“英镑？”

“几尼。画家、诗人和医生得到的总是几尼。”

“嗯，我认为这些钱模特也应该分得一部分，”休伊笑着大声说道，“他们工作时像你一样努力。”

“胡说，胡说！啊，看看仅仅涂抹颜料有多么麻烦，还要一天到晚站在画架边！休伊，你说得很对，但你应该相信，有些时候艺术工作几乎应该得到和体力工作一样的尊敬。不过，你也不要喋喋不休，我很忙。抽一支烟，保持安静。”

过了一段时间，仆人进来，告诉特雷弗说画框制造商想和他说话。

“休伊，不要跑开，”他一边说，一边走了出去，“我去去就来。”

老乞丐趁特雷弗不在，便去他身后的木凳上休息。他看上去是那样无助又可怜，休伊不由得怜悯他，在口袋里摸了摸，看自己有多少钱。他所能找到的只有一枚金币和一些铜币。“可怜的老家伙，”他暗自想道，“他比我更需要钱，给他这些钱只不过意味着我两星期不坐马车罢了。”他穿过画室，然后把那枚金币轻轻地放在了乞丐的手里。

老人猛地一惊，干瘪的嘴唇掠过一丝淡淡的微笑。“谢谢你，先生，”他说，“谢谢你。”

随后，特雷弗赶到，休伊告辞，对自己做的事儿感到有些脸红。他跟劳拉一起待了一天，为自己的挥霍破费挨了一顿可

爱的责骂，最后只好步行回家。

那天夜里十一点左右，他漫步至调色板俱乐部，发现特雷弗独自坐在抽烟室里喝着加了苏打水的白葡萄酒。

“好吧，艾伦，你那幅画画好了吗？”他一边说，一边点起了一支烟。

“画好了，也装上了框，我的伙计！”特雷弗回答，“还有，顺便说一下，你已经征服了那个人。你看到的那个老模特完全被你迷住了。我只好告诉他有关你的一切——你是谁，你住在哪里，你的收入是多少，你有什么前途——”

“我亲爱的艾伦，”休伊嚷道，“我回家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他在等着我。不过，当然，你只是在开玩笑。可怜的老家伙！我真希望我能为他做些什么。我认为，这种凄惨境况对于任何人都是可怕的。我家里有几堆旧衣服——你认为他会喜欢吗？唉，他的衣服都破成了烂布条。”

“不过，他穿上去很棒，”特雷弗说，“他如果穿着长礼服，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画他。你称为破布的东西，我却称其为浪漫。在你看来等于贫困的东西，在我看来却是生动逼真的形象。不过，我会把你的提议告诉他的。”

“艾伦，”休伊严肃地说，“你们画家真是无情。”

“艺术家只有脑袋，没有良心，”特雷弗说，“再说，我们的职责是让我们看到的世界显得逼真，而不是改良我们了解的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①现在告诉我劳拉怎么样了。老模特对她很感兴趣。”

① 原文为法语：A chacun son métier.